

(下) 觀概學文代近

種九十五第庫文方東

發行

# 近代文學概觀（下）

澤田 鳴  
民田  
合編

## 四 俄國文學內所見的俄國國民性

日俄之戰，決破了歷史上一個極大的水泡，把俄國從青雲裏直打到幽谷裏。她的海軍差不多完全毀滅了，她的陸軍創鉅痛深，她這可厭的勢力暫時間減到零位，她的財富空了，她的傲氣倒在塵埃裏。若一個國家的偉大是靠着她戰艦的大小多少，戰士的能力，或國庫的盈虛的，那麼俄羅斯真可算是個可憐的國了。但在美國，最好是要記得一個國家的所以偉大全不在這些上頭，而在乎她文化上的

光榮，在乎她貢獻給世界的理想的多寡重輕，在乎她對於文學美術以及一切有關人文進化的事業上的捐助。我們美國人正在工業富饒方面發展得洋洋得意，請靜心想想，比較比較美俄兩國在文學美術上的捐助，我想應該有點益處罷。

劈頭我們就看到一件可怪的事實，這事實把俄國的文學和英法西班牙意大利，甚而至於德國的文學分得界限甚清。俄羅斯是老大的；她的文學却是新的。俄國歷史回溯到第九世紀；俄國文學的影響到世界，却是從十九世紀開始。俄國文學和美國文學是一對雙生兒。但其中有這大不同之處，一半是由於兩國立國的年歲不同。當十九世紀之初，美國文學正像嬰孩學步，不過是模擬成人；俄國文學却像長睡的巨人從睡夢中醒來神志漸復後的呼聲。全世界像是久等這巨人的大夢之醒，很切心的要聽他醒來說些什麼話。而他所說的也值得這數千年的鵲候。

在一個有教育的斯拉夫本土人，或一個俄文教授看來，俄國著作家之中不消

說二十個或三十個都是極重要的；但大概的外國讀者祇要注重五個模範的小說家，已足設了，雖然其餘同時的像高爾基 (Gorky)，阿采巴希夫 (Artsybashev)，安德列夫 (Andreyev) 等都流行很廣。這五大家就是布雪金 (Pushkin)，谷戈爾 (Gogol)，都介涅夫 (Turgenev)，陀斯妥夫斯基 (Dostoevski) 和託爾斯泰 (Tolstoi)。他們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是歷劫難磨的。刺殺布雪金的人到一八九五年還活着，託爾斯泰的死是在一九一〇年。從此可以看出俄國文學從萌芽經過發展以至全熟，是在何等短促的時期。

布雪金生於一七九九年，死於一八三八年，是俄國文學的建設者，要領略他的文學，是不很容易的。他是他們全民族詩人中的第一人，也是至今為大眾所最喜謳歌愛戴的一人。歡迎他詩章的狂熱，至今沒有衰歇，在俄國都公認他是世界大詩人之一。然而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還不免用他奧林賓 (Olympian) 的樣子宣言道：『俄羅斯至今還不曾出過一個大詩人』(註一) 原來要從外國文

中完全了解詩歌本不容易，又況在這樣奇特的俄文之中，估價自然難得公允了。沒有一種現代的歐洲語言文字能曲折達出布雪金詩中的美，像德國人之於莎士比亞 (Shakespeare)，泰洛 (Banard Taylor) 之於貴推 (Goethe)，福爾達 (Tudwig Fuld) 之於羅士丹 (Rostand) 一般的成功，這是很確實的。布雪金和婁蒙託夫 (Lermontov) 的譯本從來不會把外國的讀者感動到極高程度，因此俄國的詩便不能風行世界來安慰世界了。英國文學的榮光是詩，俄國文學的榮光却是散文小說呢。

布雪金的著作至少有一個時期是浪漫主義的文學，和當時的全世界處於同一潮流之中，受着擺倫 (Byron) 的影響。所以他是獨闢一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因為此後的俄國文學就全是寫實主義了。浪漫主義對於俄國的寫實主義，正像對於法國的古典主義一樣，都是外來的客人。至於布雪金的所以特為斯拉夫文學，是由於他的簡素，他的純樸。雖然他文學的氣質也被外國模型所變化，却不脫

本來面目。這個在他的散文小說中更顯，他所以得俄國文學建設者的頭銜也就爲這緣故。他把俄羅斯從十八世紀的矯揉造作中拉開，顯出用本地口語描寫本地風光的可能。

俄國寫實主義派的建設者是谷戈爾。他極崇拜布雪金，可是自己却另走一條路，於是做成了俄國第一個大小說家。並且，他平日雖是個沉鬱的人，却也是俄國惟一的滑稽作者。滑稽不是俄國小說中難得的性質。繼之而起的便是都介涅夫。到了他出來，俄國的文學藝術，也就是近世小說的藝術，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他不但是俄國最大的文體創造者，他是俄國唯一的創作天才。恐怕世界上的小說中不論是那國的文字，可以說得沒有一部能有都介涅夫著作中所具的不可及的形式之美。摩爾 (George Moore) 曾問道：『從古以來最大的小說家不都是都介涅夫麼？』

陀斯妥夫斯基，比託爾斯泰長七歲，比都介涅夫小三歲，他的寫實主義的傾向

沒有自然主義那麼深；他的主要興趣是在無產階級者的心理的歷程。他的海外榮名是在不斷的加增光輝，因為他著作之中蘊蓄一種異常的活力（Vitality）。最後輪到託爾斯泰了，他的文章事業幾乎延長到六十年。當最後二十年之中，世界上已公認他為全世界現存的最大著作家；他的書傳流極廣，他用他的筆所影響到的人，恐怕他同時代的人沒有一個能比得上。

從谷戈爾，都介涅夫，陀斯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小說中，我們該找出俄國國民性中一切重要的性質。

這是一件很可怪的事：俄羅斯雖從來不曾有過國會政府，他的政治歷史從來不曾受過口辯的影響，不像英國那樣，三百年來，重要的事都由公開討論決定，而他竟有一個這樣完美的達意工具（言辭）為英國所不及。人往往這樣想，以為一個國家的言語若常在國家法庭中使用，或辯論或勸誘，那麼這言語一定能變得婉轉靈便；否則，若常常缺乏這種訓練，一定能使他變得狹窄木強。依現在的情

形看來，可稱是適得其反。若我們所知道的證據，果然可信，我們就要說，英國語言若和俄國語言一比，真不成什麼東西，不過是一種笨拙的方言罷了。若和俄國的一比較，英文是顯然缺乏同義異字的字，和各種使文字精密的方法。實在的說起來，除開波蘭文外，論到豐富變化，確定和雅馴，俄文可算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字了。他尤能以少含多，用一個可怕的勢力說出來。都介涅夫的春之急流 (Torrents of Spring) 一篇，若讀者常常聽到意大利，法蘭西和日耳曼的熟語的，總該記得他說那些太太們請沙寧 (Sannin) 用他的國語唱詩。『那班太太們讚美他的聲音和音樂，但尤感於俄文的柔軟和高抗。』我自己也記得數年以前聽人用俄文高聲朗誦里雅王 (King Lear) 的時候，有同樣的感觸。勃羅桑巴朗說，(註二)『這門文字中是內容奇富的，作爲一種普通言語用，也要比一切我所曉得的語言更婉轉，更能達意。』沒有一個人比谷戈爾稱讚得更加確當了：——

『俄羅斯人民的自達胸臆是極有力量的；若他們一次把一個外號送給某人，



這個外號便要傳到後裔；不論是在職務中，退休中，在彼得堡，在天之涯，在海之角，這外號常常跟住這個人，他可以用詭譎的方法用他，使他的事業高貴，一點不是小用途；這外號好像老鴉的聲音一般，能够啞啞的叫出來，當這鳥飛起來的時候顯示得極爲明白。一個尖刻的外號一次說了出來，以後就像寫下了一樣，斧子也砍不去了。

「而且一切那些從俄羅斯深處所發出的是多尖利哪，俄羅斯那邊是既沒有日耳曼又沒有芬蘭，也沒有不論什麼其他的客種，那邊一切都是純粹的原始的，那邊勇敢活潑的俄羅斯心靈從來不用潛到他的袋中去找一個字，從來不用像孵卵的母雞一樣孵伏多少時間：只要一下子就拈出這字來了，像拈個護照一樣，像你的鼻子或眼睛永遠掛在身上，此後也永遠不再找什麼添補。只要一筆，你是自頂至踵被他形容得淋漓盡致了。」

「教堂，有圓屋頂，尖塔，十字架的修道院，散佈在神聖敬天的俄羅斯裏面，那數

目是不可數計的，部落，種族，和人民，他們，擠擠攘攘忙忙碌碌，散佈在地球上面，這數目也是多不可數的。個個人在他的內部承受着力量的證據，充滿了靈魂的敏活性質，和他自己的鮮明的特質和各種上帝的禮物；個個人用他自己的文字來特地表出他自己，用了他的文字，不論達出一些什麼意思，裏邊就飽藏着他自己的特性。「不列顛」(Britain) 這個字映着心的智識和生命之智慧的回聲；「法蘭西」(French) 這個字，壽數並不古，閃着執袴子的光，一瞥即逝了；「日耳曼」(German) 這個聖德盎然的藝術的字，很聰明的發現了他的意義，這是不論何人所得不到的；可是沒有一個字能像這樣自然，這樣大膽，而且從心底裏發出來，充滿了生命，像這個應用敏捷的字「俄羅斯」一般。」(註三)

梅呂曼 (Prosper Mérimée) 俄文既很好，法文也是隨心所欲的，他寫道：

「俄國文字，據我後來的所見而言，算得是歐洲各種文字中最豐富的文字了，似乎最有達出那些虛無縹渺和最精妙的思想的本領了。和他這種光輝的文章

之妙附着的還有一個長處，就是他的奇妙的簡潔而同時又能把別種文字的熟語完全譯過來不失一點原意。

沒有一種人再比法國人更要羨妒這一點了。都介涅夫在他的散文詩之末，喊道：『當這些懷疑的日子，當這些挖空心思籌算我們的國家命運的日子，獨有你是我的杖是我的棍，啊，偉大崇高真實自由的俄羅斯文字呵！若沒有你，一個人目擊家鄉的事蹟日新月異怎能不失望呢？但這樣一種文字若不歸屬一個大國民可真也難叫人相信的。』

以都介涅夫那樣醉心西歐文化，甚至被他本國人稱爲（很不公平的）俄羅斯之逐民的人，做起文章來却不用他得心應手的法文而用他自己鍾愛的國語，這是很耐尋味的了。

從以上的話看來，俄羅斯實在有一種人類語言中所最近於完全的達意工具。俄羅斯小說之所以高超，或者從此地也可找到一個因由。

國家領土的廣大，也在俄國國民性上，生出一種偉大的氣概，這種氣概不必專從俄國小說上去找，差不多同多少受過些教育的俄人親身交接和談話，都可以領略得到。這不是幻想的虛空的；乃是一種一定的感覺，立刻能夠顯出來的。幼小時的偉大環境，往往產生一種眼界廣闊的快感。一個人只要拿這點把一個俄國人和一個荷蘭人比較一下，或更妙的是把一個太克薩士 (Texas) 人和一個康乃克底克德 (Connecticut) 人比較一下，其中的分別是容易看得見，更容易覺得到的。從狹小地方來的，或者也可說是很慧黠的，或者多得過一些教育權利；但他很容易成根性褊狹的人。有一回一個太克薩士人對我說，從他家的前門到他家的柵門有十八里路；現在我呢，生在一個市街上，前面連半尺院子都沒有。

俄國人都是在一個大尺寸上範型下來的，所以他們的小說的興味也和世界一樣廣闊。俄國人性質之中自有一種高爽的氣概，譬如原野中的和風，對於外國人極有補益。這種性質的偉大，一部分要歸功於他們的書，在外國人眼光中所生

的一種偉大印象。我這句話完全不是指書的長短——因為一部書往往可以卷帙浩繁而看過之後，祇留得一個薄弱的印象，像英國有許多小說便是這樣。不是，這是書頁中蒸騰起來的一種東西，不問那書頁是多是少。要得這種偉大性質的說明，人只要找那兩本俄國小說——一是最長的，一是幾乎是最短的，在斯拉夫小說之中。我是指的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平和 (War and Peace) 和谷戈爾的他拉蒲爾拔 (Taras Bulba)。這兩本名作都給了我們一種偉大的印象——我們覺得到那無邊的高岡，無際的白雪，和嚴冬的長夜。拿他拉蒲爾拔和波蘭天才文學家顯克微支 (Sienkiewicz) 的三部曲 (Trilogy) 相較，更饒趣味。前一個不過是個小物，後一個却是個巨獸；但兩者所生的感想是一樣的。我們讀荷馬 (Homer) 的著作也是如此的，荷馬的影響，在他的用火與劍 (With Fire and Sword) 之中正和他拉蒲爾拔中的一樣。

俄人性質中的四海同胞主義 (Cosmopolitanism) 是一種驚人的特質。實在

講起來，有教育的俄人恐怕要算是世界上最完全的四海同胞主義者了。這事一部分是由於俄國人學外國話的天才，一部分也由於俄國稍微富有之家有把兒女交付給英法德各國保姆的風俗。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年紀三歲就學希臘文。人若要習熟一種語言，這正是最適當的時期。俄國的小孩子想也想外國文，夢也夢外國文，但沒有一個人因他語言精通而自驕，或以爲了不得。施替文生 (Stevenson) 當一八七四年一月七日從孟敦 (Menton) 致書給他的母親，說道：『我們有兩個俄國小女娃子，其中較幼的一個不過是三歲，已經能說數國語言。我們今天用早餐的時候和她玩得很好笑……她用意大利語說了一句話惹得人人都笑……後來她細察了一回用德國語對全桌的人說：「我是一個 Mädchen」 (妙齡女郎)……這一個匆忙的認男作女，她過後修正了……但她的新意思……是用一種我所不知道的語言說的，或者就是俄國話。她因爲要完成她的成績，對我說了一句英語的 Good-bye，那句話又說的極其圓熟。』三天

之後，他又補說道：『這個俄國小娃子只有二歲半；她能說六種語言。』美國人遊歷歐洲，最使他們妒忌的，莫過於看見俄國男女說各種歐洲語言又流利又慣熟的一樁事了。當我們學說一種外國語言的時候，我們每每覺得是在把英語翻成德語，或從德語翻成法語，聽外國語的人呢更是如此。我記得有一次在巴黎的時候，一個俄國姑娘能說七種的語言毫無隔閡；但她毫沒一些『藍襪子』（才女）的態度。

學到一門外國文的第一件間接好處便是頓時擴張了多少眼界；差不多像一個近視眼戴上了眼鏡。能讀一點法文固然有益；但若再能講法語，那麼讀起法文書來一定更懂得親切。手裏拿到一本法國劇本，他可以用眼跟着書讀下去，一路覺得每個人物的動作神情歷歷如繪。這一點便是俄國人了解法國人或美國人的觀念比美人或法人了解俄國人的觀念清楚許多的緣故。確實的，一個巴黎人遠不及一個彼得堡人那種四海為家的氣魄。已故的 M. Brunetière 曾告訴

我說，他對於英文讀說都不會，更可驚的，他說他從不會到過英國！這樣一個有才  
有名的批評家，對於英國文學這樣喜歡，竟發不起興致渡一渡英倫海峽，真使我  
驚詫不置了。

得到一門外國文字，定可以消滅多少成見。詹姆士 (Henry James) 美人，哲學  
家詹姆士之弟) 和都介涅夫相知極深，且曾做過一篇很動目的文章描他的人格，  
說，都介涅夫的心中是一點成見沒有的。我們對於這樣一個稱道是值得定一  
定心，想一想他的意義的。我們想，說一個人觀察世界，社會制度，道德觀念和人類  
性情等等毫不用一點成見，這是什麼樣一個意思！我們美人是好抱成見的。自然  
我們自己不稱他是成見；我們稱他『義理』 (Principles)；但這些義理有時別  
人就覺得是成見了；這些成見不用說要使我們的判斷昏昧，眼光淺短。若一個畫  
家對於天上或田野的顏色有了成見，他的思想該怎樣？

俄國小說家的四海同胞主義，一半也由於他所做小說所發生的世界結果和



世界影響。他對於外國文字的智識使他的書適合外國讀者的要求。當他介紹德法英意各國人物做他書中人物的時候，他不但懂得這些人，並且可以用他們的語言文字思想，因此，他能够以忠實態度描寫他們的特性，不但靠觀察之功，並且用同情心直覺之力。不但如此，就因為他——譬如託爾斯泰——所做的文章是用一門不可及的文字寫的，所以反而使得翻譯必不可少。當宗教祭日這一天，個聽得他用他自己的言語演說。要不然，若英國文著一部成功的書，無數的俄國人、德國人和餘外的人都要用英文來讀他了；翻譯的必要沒有這樣大。拿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小說所興起的遍天下的影響來比較柴可蘭 (Thackeray) 和喬治愛力華德 (George Eliot)——不要說起哈提 (Hardy) 或梅列狄斯 (Meredith)——的小說是極有趣的。

俄羅斯國家的高年，和他新近智識上的誕生，兩者的結合，發生一個成年的性質，帶着一個可怪的清楚意識。他好像是一個強壯靈敏四十左右的男子，忽然在